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 第三十三回 邱君陸怒髮加兵 強四爺搜捕受辱

話說施必顯道：「李恩弟，爾不必憂愁，爾的家眷我早已差人先去搬接了，此時料已在山上了。」田大修罵道：「誰要爾們亂為？把我名聲弄壞。」童孝貞道：「大人不必發怒，自古道蠶蟻尚且貪生，為人豈可不惜性命？大人為了花秦氏一案受此奇冤，況且花賊弄權，那有豁罪之日？我們路見不平拔刀相助，理所當然。」田大修道：「哇！胡說。「我食君之祿須當報君之恩，甘做含冤受屈之人，誰要爾們做此無法無天之事？」張順道：「大人，如今木已成舟，說亦無益，快些一同上山去罷。」田大修道：「爾這狗頭一發胡說，叫我與爾人伙麼？」張順道：「這正是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就。」將那毀詔殺欽差之事細說一遍。田大修聽了喝道：「爾們如此大膽行事，若被官兵拿住，看爾如何是好？」正說之時，只見陶天豹遠遠走來說道：「天數已定，權且上山，不必多言。」田大修道：「爾在那裡來？」陶天豹道：「自從那日駕雲要進京去殺花賊，遇著師父一同回山，直到昨日師父叫我下山來救眾位之難。昨日天齊廟內不聽我言，致有危急之患，若無有我，恐已被他們拿去了。」童孝貞道：「我們有眼不識泰山，多多冒犯。」陶天豹道：「好說。」身邊取出二粒藥丸來遞與田大人並與李榮春，說道：「各吞一粒，刑傷疼痛一概消除。」又叫道：「三位好漢，快送他們上山去罷，爾看那邊人馬又追來了。」張順道：「待我們上前殺退去罷。」陶天豹道：「不須爾們與他對敵，待我自去退他便了。」遂駕起雲帕，念動咒語，忽然狂風大作，飛沙走石，將官兵吹得眼也不能開不得前進，只得退回。

童孝貞等三人見了甚是歡喜，就與田、李二人去了刑具，換了幾件衣服，吩咐囑囉押了張環一路回山而去，按下不提。

且說邱君陸見拿他們不來，心中大怒，傳令眾將多點人馬，必定要去追趕拿回來方休。眾將得令，又再領兵追去。邱君陸道：「貴府倘若捉回強盜、欽犯，交爾收禁，本部要回京復旨。」亦不選擇吉日，即時收拾進京而去不提。

且說李夫人這日正在思念孩兒，忽見丫頭走來報道：「盧夫人差丫頭來請夫人並大娘過去飲酒，轎已在門外等候了。」

李夫人道：「叫他進來。丫頭出去叫進盧府使女進來，二人走上前跪下道：「夫人、大娘在上，月香、翠香叩頭。」李夫人道：「姐姐們請起來。」月香、翠香便立起身來道：「我家夫人打發丫頭來請夫人並大娘過去談心解悶。」李夫人道：「多謝爾家夫人好意，本該到府才是，奈我家內有事不能身離，不敢驚動了。」月香道：「夫人大娘若是不去，我家夫人定將我們打罵，特地叫使女前來相請的，望夫人不可推辭。」李夫人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媳婦爾去罷。」淡氏大娘道：「媳婦不去，婆婆去罷。」李夫人道：「我也曉得爾無心無緒，只是盧夫人的好意不得不去，爾無非思念丈夫無心吃酒，這也不妨，我同爾去了就回便了。」淡氏大娘應聲：「曉得。」遂各進房梳妝明白，換了衣裙，吩咐打轎進來。婆媳二人上轎來到盧府，內廳下轎，盧夫人母女迎接進廳坐下。使女獻了茶，盧夫人道：「我因恐伯母煩悶、大娘煩惱，所以備辦一杯水酒與伯母大娘消愁解悶。」李夫人道：「多謝盛情，叫我二人何以擔當？」

盧夫人道：「好說。」遂叫使女們：「將酒席排上。」四人坐下同飲不表。

且說來貴、三元二人見李大爺被人搶去，遂如飛的趕了回來，才走進門就亂嚷亂叫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夫人那裡去了？」總管忙問道：「爾二人為何如此慌張？」三元道：「大、大、大爺被強盜劫了去，如今差、差、差官要來、來、來捉家眷，我所、所、所以趕回來報知夫人。如、如、如今夫人那裡去了？」總管道：「夫人在盧府。」三元道：「大、大、大娘哩？」總管道：「也在盧府。」三元、來貴二人又趕到盧府來將情稟知李夫人。李夫人同淡氏大娘一聽此言又驚又喜，喜的孩兒有人救去，驚得差官要來捉拿家眷。乃說道：「媳婦，爾快些回去爾娘家罷。」淡氏大娘道：「婆婆說那裡話來？媳婦生死願隨婆婆同一處。」盧夫人道：「不妨，且在我家中住下。叫爾家人婦女們各自散去，將前後門俱各閉了，將府中所有物件搬到我家來，怕他怎的？」李夫人道：「罷了，家門不幸，遭此大禍。」叫聲：「媳婦，我與爾回去收拾，然後回來避難便了。」三元道：「夫人不可回去了，差官只在今日就要來的，倘被拿住就難脫身。」盧夫人道：「如此爾速速回家去，叫總管打發眾家人使女散去，將要用物件搬了過來，快些去罷。」三元說聲：「曉得。」正要出去，盧夫人又叫道：「且慢，爾不可由前門出去，倘被花家的人看見不便，爾可往後門去罷。」三元、來貴二人俱從後門而去。走回家中將此話對總管說，總管聽完歎了一聲，即時叫齊眾男女，每人付銀五兩出了後門，各自謀生而去。三元道：「夫人、大娘的動用須要備些。」

總管遂將金銀首飾打做二個大包袱，又將田契房契各塞在包袱內，說道：「這一百兩銀子爾二人收去自用，將包袱先拿去交與夫人，我封好了門也就要來的。」三元、來貴二人遂將包袱拿從後門而去。總管將門封好也往盧家而來，卻好被花興看見。

那花興道：「這個是李府的總管，為何眼淚汪汪的走進盧家裡面去？定有緣故。」

不說花興看見李府總管猜疑不定，且說總管走進內廳叩見盧夫人同小姐，又叩見自己夫人同大娘。夫人問道：「家中眾人可散了麼？」總管稟道：「每人付銀五兩與他去，老奴也是五兩。這裡打了二半包袱的，內藏金銀首飾，叫三元、來貴拿來的。」正說未完，忽見三元、來貴二人走出叫道：「伯伯，爾先到來了。」總管道：「爾二人從那裡來？」三元道：「我們是由後門來的。」各將包袱金銀首飾物件交與夫人，夫人道：「爾們如今要往那裡去？」總管道：「要往蟠蛇山去隨大爺。」三元、來貴道：「我二人也要隨爾同去跟隨大爺。」

三人遂哭別夫人、大娘而去不提。

且說差官一路而來已到揚州，即傳府縣督同地保前往四牌坊捉拿李榮春家眷。那知到處將宅團團圍住，打開門進去一看連人影也無，地保晦氣，先打四圍大板，查問左右鄰人，人人都說不曉得。差官大怒，吩咐逐戶搜查捉拿，驚唬的這些百姓。

那花興見說此事，笑道：「我想總管李順這個老賊走到盧家去，必是知風已先寄在盧家去了，必是這個道理。不是我花興心肝不好，我在少爺面上，不得不盡心與少爺辦事。」遂走來將此情密報差官曉得。差官聽了此言，立刻傳諭揚州府督捕衙帶齊本役堂班立刻來到黃石街圍住盧家。小使聞此消息，如飛的走進內廳，稟道：「二位夫人不好了，揚州府委江都縣四衙帶領人役圍住府第，要來搜拿李夫人了。」盧、李二夫人聽了此言吃了一驚，淡氏大娘嚇得遍身發抖道：「如今怎麼好？」那盧賽花叫道：「伯母、嫂嫂，不必著忙，自古道兵來將當，水來土掩，怕他則甚？」即叫青蓮：「爾帶李夫人並大娘進去。母親，爾是老人家，自己出去與他打話，不要軟性，稍一軟性就被他看破。」說完，自己躲在廳後觀看。

只見江都縣強四爺走進廳內，後面跟隨許多衙役進來。盧夫人一見將面就變，大聲問道：「為著何事帶了這些人，來此何干？誰人不知我是孀居寡婦，因何如此無禮？」強四爺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夫人不必生氣，聽下官說個明白，只為李榮春的家眷，搜覓不見，故爾到府來驚動了。我也不過是奉命而來查一查看。」盧夫人道：「爾到說得好笑，不見李榮春的家眷，怎麼搜到我盧家來哩？」強四爺道：「下官奉命而來，亦不知差官如何曉得李榮春家眷躲在府上。」盧夫人喝聲：「咳！胡說，明欺我是寡婦之家故來無事生端，女人尚且知禮，虧爾這不知禮的狗官還要戴烏紗帽呢。」強四爺答道：「夫人，自古道千差萬差，來人不差。」盧夫人道：「什麼差不差，我與李榮春並無瓜葛，焉肯留他家眷？」強四爺道：「既是不曾留他家眷，這個更好，待下官查一查看好去回復差官。」盧夫人道：「不在我家，查他則甚？快快請回便罷，如再多言惹我的氣，我是不怕人的，就與爾拼命，我的借語配爾的紗帽罷了。」強四爺聞言心中大怒，罵道：「爾這潑賤婦，敢如此放恣麼？我雖然官小也是朝廷命臣，是爾地方的父母官，爾就倚恃誥命敢來挾制我麼？」叫聲：「左右，與我搜來。」這班衙役答應一聲，望內就要走去。那盧賽花大喝一聲：「休得無禮，有我在。」掄拳就打。這些衙役如何打得他過，只得退了出來。

強四爺大怒道：「可惱啊可惱，小小裙釵這般無禮。罵官毆差，該當何罪？」盧賽花喝道：「住了，我請問爾，爾是做朝廷的

官還是做花家的官？」強四爺應道：「我自然是做朝廷的官。」

盧賽花道：「可又來了，朝廷命爾做地方官，不曾叫爾靠花家的威勢來欺侮我孤孀弱婦的。」強四爺道：「爾不要說蠻話，民間有弊須當查察。」吩咐左右：「與我搜來，有我在此不要害怕。」

盧賽花正要動手，只見青蓮走出來道：「小姐不必與他爭論，真只是真，假只是假，若還阻擋了，他們只道我們是真正藏匿李榮春家眷的。」強四爺道：「爾這丫頭說得不錯。」叫左右：「隨他進去搜。」青蓮領了眾衙役到各房去搜，青蓮道：「這裡是小姐的房，爾們細細的搜。」眾衙役將小姐房中，細細搜了一遍沒有，又走到夫人房中去搜，亦沒有，再走到各處房間細搜，將各處搜遍，並不曾見一個人影。青蓮問道：「如今何如？可搜有人麼？還要再搜麼？」眾衙役道：「我們不過奉命而來，搜沒有就罷了，還要再來搜他則甚？」青蓮道：「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走爾娘的千秋路去罷。」眾衙役不敢則聲，只得各走出來稟道：「小人們各處查看，委實沒有。」

強四爺問道：「當真沒有麼？」眾衙役道：「果然沒有，小人們焉敢胡言？」強四爺對盧夫人道：「夫人，多多得罪了。」

盧夫人道：「啐！爾這狗官，虛實不辨一味亂為，如此欺我孤孀是何道理？」強四爺冷笑道：「就算下官冒犯了爾要何如？」

盧賽花喝道：「爾有多大的官敢來辱我女流？全無禮法，又敢縱容衙役亂為，若搜得有人來時爾豈肯饒我？如今搜不出人來爾有何說？也罷，爾只做狗吠三聲，我便放爾出去。」強四爺道：「我乃地方父母官，爾敢出言不遜麼？」盧小姐道：「放狗屁，爾這官好比一粒芝麻大，虧爾羞也不羞。」強四爺氣得只是抖，沒奈何只得走了出去，這些衙役見老爺走了，個個走得乾乾淨淨。

盧小姐道：「青蓮，爾將李夫人同大娘藏在那裡，敢叫他們進去搜尋，豈不急壞了我？」青蓮道：「我看方才那光景諒是躲不過了，只得將假壁門開了，將李夫人同大娘藏在小姐樓中。」盧夫人問道：「爾看見紅花否？」青蓮道：「紅花不在樓中。」盧夫人道：「不好了，被爾弄出事來了。他已是無主之家，人人可以上得樓來，倘被他家人見了如何是好？」青蓮道：「不妨的，他樓中蜘蛛結網，灰塵足足有成寸厚，我將樓門塞了，看那光景是久無人在上面的。」盧夫人道：「如此還好，爾快去領他過來。」青蓮應聲曉得，即時走上樓來，將壁門開了，叫聲：「夫人、大娘快些過來。」李夫人慌問道：「他們去了麼？」青蓮答道：「已去多時了，如今不妨事了。」

李夫人同淡氏大娘見說他們去了，才放下了心走過樓來，青蓮將壁門閉好，隨了李夫人同大娘下樓。來到內廳，盧夫人同小姐道：「伯母大娘受驚了。」李夫人道：「真正嚇死我二人。」

盧夫人道：「方才若沒有這個壁門藏過花賽金房內去，豈不將爾二人拿了去？還不知要怎樣的受苦哩。」青蓮道：「李夫人，爾大爺若沒有這個壁門藏過來，早已做火神爺了。」李夫人道：「咳！花虹啊花虹，禍首罪魁多是爾一人起的，害得我家顛顛倒倒，只怕爾善惡到頭終有報。爾這橫惡的賊子，看爾能有多久？不知要怎樣的死法哩。」盧夫人同小姐勸道：「如今不必氣苦，罵他也是無益，我們只睜著眼睛看他橫行到幾時，少不得有一日報應與我們看。」不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